GESAERZANGXI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三十一）

韩晓红自画像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莫斯卡的天是湛蓝的，似乎在头顶上顶着一片蓝色的海洋。每次抬头望天，都是一次心灵的慰藉，在这样的蓝天下欣赏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畅想与思量，难免不心蕴万千。自己酷爱的格萨尔史诗，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得以展示，在如此博大的天空里得以传承，这是一个群体为后世留下的了不起的一笔珍贵遗产。追求大半生的格萨尔史诗，在这样的演出中获得眩目的憧憬，久储于心的情感在无声地丰满着，最终化作深夜一堆难以入睡的夜。

下过雨的夜晚，轻微的冷意阻挡不了我仰望寂静无言的天空，便一头扎进白天欣赏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兴奋之中，在记忆的阡陌之间倾情采摘这出藏戏洋溢出的格萨尔史诗文化的清澈。三十多年对格萨尔史诗的一汪情愫，便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艺术氛围中独行，任凭浩荡的史诗文化和藏戏艺术沉吟在莫斯卡质朴的土壤之中。

一般来说，戏剧是赋予人愉悦的，然而，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却超越了“愉悦”的功能，因为在这样的藏戏演出中，有一条无声的潺潺流水在流淌着，从远古到今日，从未停歇。所有的格萨尔藏戏符号和元素，都随着格萨尔史诗的优美情节，一代一代植入胸怀，通过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唱腔、一微笑、一服饰、一音阶等等，都以虔诚的心态，传承着格萨尔史诗这一宝贵遗产。这种传递方式令我们深感震撼，这是情感的传承，也是基因的传承。

有人说，人类离不开戏剧，道理很简单，人类不是单一的，而是群体的，既然是群体的，就会永远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戏剧在其漫长的演绎过程中，集中处理过三种关系：一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通过戏剧形式，以不同的方式演绎上述关系，并把人的社会生活浓缩在“舞台”上，浓缩在有限的时空之中，浓缩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之中。或彰显真、善、美，或鞭笞假、恶、丑，戏剧通过自身的展示功能，通过心理活动的独白、情节的冲突获得戏剧效果。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同样是沿着这样的轨迹一步一步展示的。诚然，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还富有道德的、文化（宗教、哲学）的魅力。尽管在格萨尔史诗中，没有完全独立单一的悲剧和喜剧故事，但是，在格萨尔藏戏的演出中，依然会具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依然会有喜怒哀乐，从这一点分析，格萨尔藏戏与其它剧种相比，依然有着一定成分的共性特征。莫斯卡人在欣赏藏戏的审美（或表达）过程中，依然拥有一种特殊的审美需求状态，尽管观众多数是坐在草地上，但是面对格萨尔藏戏演出的剧情是等同的。对此，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我们为什么去看戏？为什么如此喜欢戏剧？因为戏剧能给我们以强烈的感受，使我们那由于枯燥乏味的生活而凋零霉变的心灵为之神清气爽，因为戏剧能以无与伦比的大悲苦与大欢乐，使我们那久已板结的热血沸腾起来，从而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人类心灵有一个特点，当它得到对美好事物的甜美愉悦的感受，如果不同时与另一个心灵分享之，那它就仿佛在这些美好感受的重压下难以自持。要不是在剧院里，怎么会有这样隆重而动人的分享呢？正是在剧院里，千百双眼睛都盯在同一个对象上，千百颗心都在为同一种情感而跳动，千百个胸膛都在为同一个狂喜而喘息，千百个‘我’在无限高尚、和谐的一年之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巨大的‘我’。”【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戏剧》俄文版第1卷第26页，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

别林斯基在这里论述的“强烈的感受”，我以为就是前文所论述过的演员与观众在格萨尔藏戏演出过程中彼此获得的“审美心境”，尽管曾经一度无数次地欣赏过完全相同的格萨尔藏戏表演，但是，每一次演出都能使演员和观众同样能够获得“神清气爽”的美感，都能从戏剧所演出的格萨尔史诗的情节中找到情感的兴奋点，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热血沸腾起来”，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的演员有着这样的情怀，他们能随着自己演出的戏剧情节中获得这样的兴奋点，观众也一样，在欣赏这些十分熟悉的戏剧情节时一样拥有这样的兴奋点。这样的演出能够为演员和观众洞开一幅精湛的情感画面，能够赋予演员和观众“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这样的戏剧效果不仅取决于演出自身的专业化、戏剧化和严谨化，更为重要的是演员和观众自身久熟于心的格萨尔史诗包含的故事情节和情感期待。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过程中，应当说，还存在这样的心态，那就是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欣赏彼此之间的审美分享。演员一步一步把格萨尔史诗的美感表演给观众，观众也一步一步期盼着演员把格萨尔史诗的美感表演出来。没有这样的特点，怎么会有莫斯卡人演出格萨尔藏戏时的那份投入与倾情呢？又怎么会有莫斯卡人欣赏格萨尔藏戏时的那样忘我的感应和呐喊呢？

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中，演员和观众简直就是一个整体，简直就是一个同时感受格萨尔史诗美感的整体。在演出过程中，所有的演员都把自己幻化成格萨尔史诗情节中的一个符号，一个元素，而演员自己则乐在其中。所有的观众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演员的演出，内心的情感在审美过程中与演员一起乐在其中，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员，他们都在格萨尔史诗的优美故事情节中汇聚成一个共同的巨大的自我情感世界。

这就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独具魅力之处，这也是格萨尔史诗得以传承的原因所在。

KANGZANGYIWEN 康藏异闻

黄金梦

■贺先枣

康藏高原的山水风光美丽得不可思议。康藏高原的富饶，却只是好多人想到的那些山水里的黄金。据说，金沙江就是因为江里多沙金而得名；雅砻江边的淘金从古到今没有断过，当年刘文辉甚至派出整排整连的士兵终年泡在水里淘金；而今大渡河边的黄金让一些人突然富得忘了自己的姓名……于是，就有了许多关于黄金的传说，有了许多关于黄金的梦。

藏族谚语：金子般的心里不会装金子。

A、这是则远在二、三十年代的龙门阵。高原某城镇，有姓赵的某人以烙大饼出售糊口，家境颇窘。一个风雪夜晚，一位身穿补丁叠补丁的老人，自称挖金不果，故尔上门讨食。赵某有恻隐之心，让老人煨火炉，又奉以热汤大饼，老者感涕。第二天走，老人撕一条破袖给赵某，说以此为谢。老人前脚走，赵某嫌衣袖破脏又虱子如麻，丢入火炉焚烧。破布燃尽，金粒灿灿。赵某自此开起饭馆，生意兴隆，更难得赵老板一直慷慨好施。

B、那年，抱着发财念头来到高原挖金，几年下来仍是身无分文。钱某心灰意懒，走投无路，就把身上唯一还可避寒的夹衣脱下，换来一瓶老酒，走到一个挖金留下的坑洞边，自己把自己灌醉，想的是醉了就倒在洞里，让金洞作为自己葬身之地。酒尽忽然尿急，打着冷颤尽情排去。尿毕眼前一亮，湿淋淋抓起来，虽醉也还晓得是尿水从沙石里冲出一块黄金来。其金巨如人手掌，于是不再寻死，钱某带上“巴掌金”返乡，置屋买地，娶妻安家。他家乡四邻子弟便以他为榜样，一批接一批都奔康藏高原而来。

C、也是远在二、三十年代的龙门阵。高原某城镇中有专门收购黄金的大店。店堂伙计人物轩昂，店堂老板道貌岸然。店堂装饰铺张气派，让那些卖金子的“金夫子”们不敢张目四顾。单是那高高柜台，一年四季都铺着条纯毛藏毯，永远簇新入目。见有卖金者来，老板捧水烟袋吃烟，站在柜台里边，就叫卖金者把金拿到柜上。老板将点烟的“纸捻”熄了火就用来拨看沙金的成色，拨一拨，又将“纸捻”在藏毯上顿一顿，一边讨价还价，完毕，点燃“纸捻”又吃烟。卖金子的人哪里知道，到了一定时候，大店就把藏毯放火烧掉，内藏沙金自然出来。

D、有一年，在地名叫昌台的地方，有人翻开草皮，得巨金，几乎纯无杂质，重达十三斤，号称“狗头金”。消息传出，天南地北，人如潮涌。昌台本荒凉，此时繁极一时。接着又有人得到六斤重、二斤重的巨型金块，据传说，指甲盖大小、碗豆、胡豆大小的金块更是多得不得了。再传，就说那地方每捧沙土内都有黄金若干。于是，就有人专卖沙土，过往行人，尤其是卡车司机纷纷掏出钱买沙土，每袋沙土从几十元一直涨到上百元钱。不知有多少袋沙土运出却总不见出金，行人、司机以为运气在后，依然掏钱买。沙土买卖延续两、三年，终因难见黄金出来，生意才由盛转衰而罢。

E、大渡河边，一位年近四旬而又模样极其丑陋的光棍、挖金暴富，不觉意气昂扬，傲视乡邻。扬言，别人说他丑，他非娶一个美女为妻不可，竟把三沟四岔前来提亲的人一拨拨全都打发了回去。也是天遂人愿，有一天，一男一女，不期而至，自称兄妹二人，因家乡遭洪水灾害，出门逃难。当哥的说，只要有人对他的妹子好，他一人独闯江湖也就放了心。光棍看那女子，果然生得一表人材，美艳惊人，正合自己娶一美女为妻的想法，便慷慨打发女子的哥哥上了路。当哥走后，女子便提出立即成亲，婚礼仪式可以后补，光棍喜允，也不通知亲戚乡邻，便同女子置酒办菜，闭门关窗，二人举杯对饮。女子酒量极大，还不到子夜，光棍颓然大醉，人事不省。天明日出，已不见女子人影，藏在墙壁内、灶角下的金子也踪迹全无。光棍大悔不该酒后失言。

KANGZANGWUYU 康藏物语

玉隆拉措的雨

■张丫丫

我喜欢在无眠的夜里聆听窗外的雨声，思绪飘飞，化解缕缕思乡愁。隔窗听雨，雨声飘落，落在屋檐，落在窗台，落满眼眸。静静的看着雨，雨水就像断了线的水珠滴答滴答往下掉，好像在动情地歌唱，落在地上溅起一朵又一的水花……淅淅沥沥的雨声夹杂着美妙的音符。闭上眼睛轻轻嗅着那雨的味道、野草的味道、泥土的芬芳，还有淡淡忧伤的味道，浅浅慢慢的游在心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泛起一层幽谷情怀，此时的我更想玉隆拉措的阴雨。

数不清在玉隆拉措来来回回路过的次数，玉隆拉措有晴有阴，有烈阳有阴雨，大多数路过时间我会对那拥有宝石蓝，而且十分干净的湖面感叹。川西高原的阳光暖而烈，和它腻的太久不免伤了体肤。高原会不会下雨？玉隆拉措会不会没雨？这个问题好多人会问，总不能相信，他们在电视上、杂志上见过玉隆拉措，总以为这里的天永远的蓝，湖水永远那么干净、阳光一日接一日。我想说你们错了，玉隆拉措的夏怎能没有雨，玉隆拉措的草场怎能离得了雨水。来德格旅游的你们总喜欢阳光，因为那样更能体现玉隆拉措的美与壮观，而讨厌阴天、讨厌雨水，期待日出、夕阳和满天繁星。

德格是我的第二故乡，玉隆拉措是我的最爱，玉隆拉措藏语意思是心倾神湖的意思，湖无疑是美的，相传史诗《格萨尔王》中英雄爱妃珠姆来到湖边，被秀丽的湖光山色和幽静的环境所吸引，徘徊湖边流连忘返，她那颗眷念美丽河山的心犹沉湖底。后人为了纪念珠姆，取名为玉隆拉措。玉隆拉措是雀儿山的冰川冰蚀挖深、冰碛物阻塞河谷出口而形成的冰川湖，晶莹的大型冰川从海拔五千米的粒雪盆直泻湖滨草原，初夏的湖泊云杉、柏树、杜鹃和草甸环绕，湖岸遍布刻满经文的玛尼石，蓝天云涌，雪峰闪烁、清晨的光影透入湖心，变幻着迷离的色彩，一片旷世绝美的人间仙境，靠近玉隆拉措情不自禁会流下眼泪，为她的碧透与晶莹而心醉。玉隆拉措的孤单并不寂寞、宁静而璀璨，让人无言无语深深迷恋。

玉隆拉措的牧场围着湖泊一层一层的涟漪，一圈一圈的连绵，这里是德格儿女的家园，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争来争去的自然是水草，肥美的水草养活牛羊、更养育德格儿女，开辟更多的疆土。我们的祖先是何等智慧，使用工具、烧制陶器、驯服了野牛、圈养了羊群，他们的生命依赖着牛羊，他们的繁衍离不开草原。玉隆拉措的水来自雀儿山的雪，融了亿万年，流淌了千百年，晶莹的大型冰川从海拔五千米直泻草原投入玉隆拉措怀抱，他们造就了玉隆拉措的今日，宝石蓝的湖水常年冰冷，然而水草的肥美除了湖水潺潺流淌还离不了充足的雨水，强烈的光照极大的蒸发，数十度的昼夜温差，潮湿的空气、温度，这一切都注定了玉隆拉措的阴雨，尤其是夏季，如此的气候才有如此的牧场，如此的牧场再次催生这里的气候。

玉隆拉措的牧人，他们的生活依赖着天，高原苦寒种不了好的作物，只有顽强的青稞可以生长，只有草籽可以生生不息，藏人们赶着牛羊躲着风雨，一个场一个场的赶了春夏秋冬，他们吃着青稞面炒熟的糌粑，喝一口牦牛的奶，不怕风大，不怨雨多，他们知道雨过天晴水草才会长的更好，牛羊吃了越发肥壮。母牛吃的更好，才生的了牛犊，牛犊出生的时候，牧人黝黑的脸庞上总有爽朗的笑声。我明白来玉隆拉措旅游的你们一生中或许只有一次，蓝天与日出对你们是何等重要，每每走到玉隆拉措总有你们的愿

望，可我不敢回应，我知道阴雨难免不期而遇，虔诚的藏人奉着佛陀，祈求风调雨顺、祈求水草丰美、祈求你们不愿祈求的阴雨，雨水对于游人不过是长长怨叹、一丝不如意的遗憾，雨水对于牧人那是生命的期盼、生命的轮回。我突然想起莫奈，这个大自然光线大师，那一层层的云压在灰绿色的湖面上，像极了他的画作，我不懂美术不懂阴影的描绘，可我热爱光、偏爱光的变幻，对莫奈的画爱之深切。

每次路过玉隆拉措的雨天，我总会想起他寥寥几笔将日出光线变化，瞬息扑捉，这个时候我总对自己说不要失望，雨后才有彩虹，日出或许就在下一个路口，这个时候我满心期盼，期盼看见那美丽的彩虹，罕见的光从山坡弧射一般落入玉隆拉措，一道比一道神奇，那天空也是莫名的干净，没有一丝杂层，这样的画面一生只见一次足矣。看着莫奈的油彩画，想着玉隆拉措的牧人，雨水滋润了牧场，水草喂饱了牛羊，那满山遍野如珍珠般的牛羊，那道路上慌张飞奔而过的牛羊，这不过是雨水对大地的眷念，草原给予牧人的馈赠。玉隆拉措的雨下吧！下吧！等你的牛羊多的像天上的星星，等你的牧人笑来合不拢嘴，我还会回来，下次经过玉隆拉措的时候，你会等到最灿烂的阳光。

KANGZANGMINGSHU 康藏民俗

泸定“岚安人”究竟是“岚安藏族”还是“羌人后代”？

岚安，原来叫做“昂州”。据说，民国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曾经从这里路过，天晚，只好歇息一夜。天明时，推窗一看，室外薄雾如纱，没有风声，却有鸟鸣，树影朦胧，一派祥和，仿佛仙界。戴院长欢喜，冲口而出：这地方应叫岚安，院长这话是取雾岚不动之意。渐渐，人们就把昂州称为了岚安。

在大渡河边行走，谁也不会想到仿佛在白云蓝天下的岚安，会是怎么样一个地方，有人可能认为，岚安的人们都居住在陡峭山崖的间隙里边。殊不知，离开大渡河谷，往山上走一段路，却是别有洞天。岚安四周群山环抱，中间是一块水好地肥的小平川。在这小平川上生活着3000多名自称为“岚安藏族”的村民。岚安人自称藏族，说他们跳的“岚安锅庄”本是藏族的舞蹈。当他们跳起“岚安锅庄”时，唱的都是藏语的歌词。但众多跳舞者只能唱，却不知道自己所唱的是什么内容。如果问起，多数人回答是：老一辈人就这么唱，流传下来的。此外，岚安人家里供奉的神龛上，除了有汉族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还有用藏文书写的“六字真言”等内容。他们中很多人信仰的是藏传佛教，他们能用藏语说出释迦牟尼等佛的佛号、称谓。但是，当人们放眼这块平川上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坐落在山坡上、树阴里以及与丹巴等地十分相似的碉楼时，感受到的却是同藏族文化、汉族文化不一样的另一种文化氛围。此外，岚安人还有自己的“地角话”，只是，这种不是汉语也不是藏语的语言正在消失，更多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句子。即使是年龄很大的人也不能说清有些句子的真正含义了。岚安人喜欢包头帕，穿深蓝色的长衫和他们用羊皮缝成的褂子。背负重物，主要是依靠肩膀和额头。女性除了身着同丹巴、鱼通等地女性一样的“花围腰”外，她们的上衣、裤、鞋面都要绣上色彩艳丽的鲜花。这一切又与有关专家所说的“羌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岚安人究竟是藏族？还是羌人？或者说是别的什么民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据《康藏秘境》）

甘孜谚语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语，是藏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是甘孜地区群众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今天介绍新的谚语：

白要白得像奶酪，红要红得像鲜血

在甘孜，人们把白色看作是圣洁美丽的象征，把红色比作不吉利的颜色。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说：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要说个清楚、道个明白。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说话做事，应该公允正直，刚正不阿，切不可稀里糊涂，好坏不分。

五色海
第835期